

藏经洞发现 120 年： 明珠蒙尘，不掩其芒

藏经洞封闭与道真去世有关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大会共邀请 150 多位资深敦煌学专家学者与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荣新江、浙江大学教授张涌泉、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罗华庆作了大会发言。

荣新江在会上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历史研究新视野》为题发言表示，以 1900 年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敦煌文献为标志，加上几乎同时期在吐鲁番盆地各遗址发现的大量各种语言的典籍和文书，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材料，推动了 120 年来的现代学术许多门类的进步。“20 年前，我曾撰《敦煌学：21 世纪还是“学术新潮流”吗？》，从四个方面来展望新世纪的敦煌学：一，中古时代的宗教史；二，唐朝各个阶层的社会和文化；三，吐蕃王朝对敦煌的统治与汉藏文化交流；四，用本民族的史料研究西北民族史。时光飞逝，二十年已经过去，这些方面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其中提到的许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如今，我们在纪念藏经洞发现 120 周年之际，从新时代史学发展的视野，还可以利用敦煌吐鲁番文献，来推进学术研究的进步。”

荣新江特别强调以下几方面的研究：一是东西方的写本书籍史研究，敦煌写本提供了从 5 世纪到 10 世纪不同时代的写本书籍全貌，而吐鲁番汉文之外有各种语言的写本书籍，特别是摩尼教、景教写本形态，以及相关的粟特语、回鹘语文献，为东西方写本的交流影响提供了素材；二是医疗社会史，敦煌吐鲁番文献中有大量“不知名方书”，提供了观察民间医疗社会的绝好资料；三是丝绸之路的纵深探讨，敦煌吐鲁番文书提供给学者研究丝绸之路丰富的资料，但随着丝绸之路研究的进步，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加之两地都有丰富的图像和文物资料，可以做全方位的丝路文化交流的研究。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发现。据最晚的纪年推断，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应在 11 世纪初。但封闭的具体原因，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与之相关的藏经洞的性质，也长期困扰着海内外学术界。在此次大会发言上，浙江大学教授张涌泉以《敦煌藏经洞之谜发覆》为题作了发言。张涌泉在全面普查并对被撕裂的残卷尽可能予以缀合的基础上，指出敦煌文献以佛经残卷或残片为主体，其中单独的一卷首尾完整的仅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左右，而整部写经完整的则更为罕见。张涌泉认为，藏经洞文献与莫高窟所在三界寺僧人道真修复佛经的活动密切相关。“后唐长兴五年（934 年）左右，后来担任敦煌都僧录的道真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修复活动，很多敦煌写卷中都留下了道真们修复的痕迹；藏经洞就是道真汇聚修复材料的‘故经处’，它和三界寺的藏经处‘经藏’是两回事。道真搜集‘诸家函藏’的‘古坏经文’，意在‘修补头尾’。那些经过修复配补成套的经本，‘施入经藏供养’；剩余的复本及残卷断片，则继续留在‘故经处’作为配补或修复材料备用，并最终成为我们见到的藏经洞文献。藏经洞的封闭，则很可能与道真去世和他主持的修复工作结束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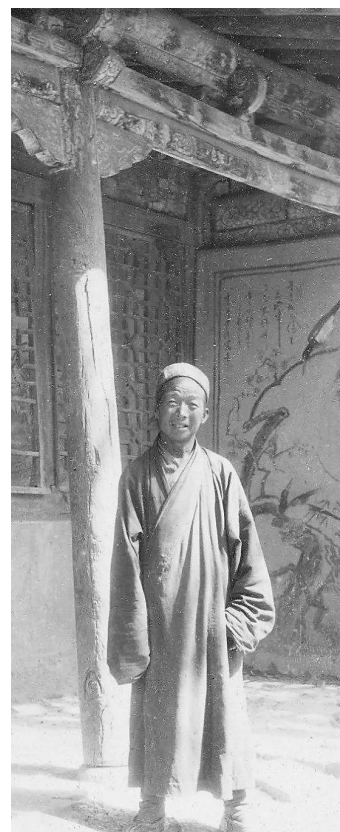
老照片：藏经洞保存的文物五万多件。

以放射状线条表现光芒

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为纪念藏经洞文献入藏国家图书馆 110 周年，曾在《行百里者半九十》文中就敦煌学研究提出了四点具体建议。在此次大会上，他又以《再谈“行百里者半九十”——纪念藏经洞发现 120 周年》为题展开论述。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以《光与色的旋律——敦煌隋代壁画装饰管窥》为题作了发言。他认为人类最初对日、月等发光体的表现（包括产生了神灵崇拜之后，对神以及相关的神圣之物的表现），东方与西方都有一定的共同性。现存考古遗物中，我们可以看到三种基本表现形态：1. 放射状线条表现光芒；2. 以圆形表示光环；3. 以火焰表现光芒。不论是早期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还是印度和中国文明都可以找到三类表现光芒的例证。印度、犍陀罗佛教艺术中，佛光（包括背光、头光）的表现往往用圆盘形边缘以三角形式表现放射状光芒，在犍陀罗雕刻中，以火焰围绕圆形佛光的形式较多出现。当佛教艺术传入中国后，克孜尔石窟壁画中虽然也存在一些放射状的佛光形式，但较多的还是以圆盘形表现，其中往往以色彩的变化来表现光芒。在追求佛光的表现中，隋朝画家对外来佛教艺术兼收并蓄、不断创新，在色彩运用上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同时也体现出敦煌一地作为当时中国的重要都市以及丝绸之路文化交汇之地，在绘画艺术上取得的重要成就。

（澎湃新闻）



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



敦煌莫高窟

从屡遭偷盗到举世瞩目

1900 年 6 月 22 日，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很快，藏经洞发现的五万多件文物以及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敦煌石窟所构成的敦煌文化进入了国际学术的视野，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并很快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门综合性学科。陈寅恪当年把这个崭新的学术领域称为“敦煌学”。

敦煌学家姜亮夫教授认为“整个中国文化都在敦煌卷子中表现出来”。金石学家叶昌炽认为，“该窟发现数以万计的古代佛经、道经及世俗文书等，是研究我国近两千年学术文化发展的宝贵文献，历史之积文终成后世之瑰宝，实为我国学术及世界学术之大幸。”

然而敦煌藏经洞也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藏经洞被发现后，文献文物随后大量流失或遗失。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取走了约一万五千卷；法国人伯希和拿去了约六千六百卷；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俄国人鄂登堡也相继取走了不少的文卷，这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目前有八千多残卷保存于国家图书馆内。

120 年来，在全世界敦煌学者苦心孤诣、深入研究下，使流失各地的藏经洞文物逐步被整理、刊布、出版，基本揭示了藏经洞文物有什么、是什么及其珍贵价值。特别是在国家的高度和重视之下，国内学者团结一致、奋起直追，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命运，形成“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研究局面。甘肃省文物局副局长陈于柱在会上表示，“明珠蒙尘，不掩其芒”。

福彩开奖

3D 第 2020267 期

中奖号码 585

20 选 5 第 2020262 期

中奖号码 10 04 20 18 01

好运 2 第 2020262 期

中奖号码 10 04

好运 3 第 2020262 期

中奖号码 10 04 20

双色球第 2020114 期

红色球号码 01 05 11 24 30 32

蓝色球号码 03

排列 5 第 2020112 期

中奖号码 66373

本数据仅供参考，其中中奖号码以中福彩中心、河北省福彩中心正式公告为准。